

清洗總統相框的代價

受難者：曾祥華

訪談對象：曾祥華的兒女，曾紹文與曾麗芸

訪談時間：2014年3月28日

訪談地點：高樹鄉老家

曾祥華小檔案

1922年 出生高樹鄉東興村

1952年 疑因清洗當時總統蔣中正的照片相框而被懷疑動機，被判感化二個月，實際從被抓到釋回超過五個月

1970年 他協助鄉民解決陳情案件

2009年 過世

彎進屏東縣高樹鄉東興村的一處小巷內，小巷的盡頭就是曾家的宅子，質樸的三合院裡還保留著有古意的小書房，看得出來，書房主人非常愛書，想像夜來在院子前讀一段古往歲月，那一夜必是書香夜。

書房主人曾祥華早於2009年過世，但是他的孩子們迄今仍保留著父親的書房，書桌、搖椅以及泛黃的書架，屋內擺設和他過世前完全一樣，他的女兒曾麗芸屢屢提起自己的父親總不忘再三地說：「我父親真的是一個好人，一個很棒的人。」

回想一甲子之前，那一年父親突然消失不見，也不過是因為父親



曾家兄妹時常在父親書房，懷念父親的種種。（許清河／攝影）

取下辦公室裡一張蔣總統的照片加以清洗，就被無端抓了去，所幸那無端消失的五個月，並無損於孩子對父親的崇拜與敬仰。

一直到現在，書香始終傳家，父親的身影仍深深烙印在孩子們的心裡。

自學拓展人生

1922年出生的曾祥華是高樹客家人，公學校畢業後先是在高樹國小當工友，後來一路靠著自學改變人生，據大兒子曾紹文回憶，他的父親年輕時還曾到花蓮青年訓練所受訓一段很長的時間，光復

前，一度被派到當時的臺灣總督府（現今總統府）工作過。

「現在每次經過總統府，我爸就會說，他以前在哪一層樓的哪一間辦公室工作過，當時他負責的是社政業務。」曾紹文回憶著老爸的過往，仍為父親感到驕傲：「他只有公學校畢業，真的不簡單！」

1945年光復後，政府許多工作都重新指派，曾祥華後來被派到茂林鄉公所擔任主計的工作，一直到1970年之後，才調回高樹鄉公所、潮州鎮公所等地服務，最後在縣府退休。

他記得父親的最後一個工作是在縣府主計室的第一股股長，當時的縣長是邱連輝，因為縣府工作繁重，父親常自嘲自己是「第一苦的苦長」，後來孫子一個個出世，為了含飴弄孫，他也就告老還鄉，於1985年申請退休。

清洗一張照片的代價

很難想像，只是清洗一張總統的照片，居然要付出五個月的代價！1952年2月，曾祥華突然被帶走，當時年僅四歲的曾紹文根本不記得事情發生的經過，但他知道，父親突然不見了一陣子。

那一年村子裡似乎有流行病，全村都在大掃除，他記得有一天全家正忙著在院子大掃除時，父親才又突然出現在眾人面前。

曾祥華與妻子育有二男一女，當時三個孩子都已出世，最小的女兒曾麗芸還未滿周歲，父親就突然消失，曾家自是陷入一片愁雲慘霧中，只是當時孩子們都還小，對父親消失的苦楚，還無法深刻體會，但是父親出現的那一刻，曾紹文記得「那一天家裡人好多，看



因清洗總統相框而遭逮捕的曾祥華。
（曾氏兄妹／提供；許清河／翻攝）

到父親回來，大家都非常高興，就像久別重逢一般」。

是什麼事情造成他們一家必須被迫久別重逢，其實家人並不是那麼清楚，一直到年紀稍長，父親才提起——可能是因為一張照片的緣故。

1952年，他還在茂林鄉公所服務，有一天整理辦公室時，他突然發現掛在牆上的總統蔣中正玉照相框有灰塵，於是他沒有想

太多，就把牆上的照片取下來清洗。

沒有想到竟然為了一張照片就被帶走，事後父親回憶，當時鄉公所有所謂的參謀進駐，似乎是某個鄉公所同事向參謀報告了清洗照片的事情，才造成他被帶走調查。

由於查無事證，後來他被帶到新竹感化所，判決書上僅寫著交付感化二個月，但是據曾家人說，實際從被帶走到釋回，應該超過五個月，而數十年後計算補償時，也以五個月又一天為基準，總計賠償 60 萬元。

五個月也許不長，但是卻造成一個人的人生出現斷裂長達五個月的時間，他在丈夫、父親的角色中都是缺席的，曾麗芸事後描述起父親的心情，她想父親心裡一定還是恨的。

感化歲月學國語

在被「感化」五個月之後，曾祥華又回到了茂林鄉公所原服務單位復職，生性樂觀的他很快地恢復生活的節奏，並沒有為清洗總統相框的代價鬱卒太久。

因為在偵訊期間，必須與許多外省人溝通，曾祥華在這段時間居然學會了國語，從此多了一項與人溝通的語言，家人就形容，如果真要說因禍得福，該是學會國語後，反而讓父親在工作上更加受到重視。

在那個年代裡，會說國語的人並不多，因此在曾祥華學會後，常常協助公部門對外溝通。1970年代他還曾協助鄉民們解決疑難雜症，展現他的語言溝通能力，至少在那個時代，曾祥華就會說日語、臺語、客語及後來學會的國語，就連外省朋友都多了。

那一段突然消失的五個月，除了讓他學會國語外，對他未來的人生幾乎沒有造成任何影響，曾祥華還是愛運動、愛寫作。

他的兒子曾紹文還記得，父親在茂林鄉公所服務時，還常常參加鄉公所舉辦的田徑比賽，後來他還曾是高樹鄉的跳高紀錄保持人，繼續在他的人生旅途中走跳。

一直到社會開始為二二八或白色恐怖事件平反後，有一天曾家突然收到了一張「恢復名譽證書」，當時父親還在，並沒有多說什麼，而曾紹文也只淡淡地說：「父親往生時，我就把那張燒給他了。」曾家人心裡知道，一張紙換不回五個月，也影響不了曾祥華精彩的一生。



曾祥華不小心清洗總統相框被送感化，卻也學得一口好國語，為地方服務，地方贈送他「口若懸河」的匾額。（許清河／攝影）

遊記人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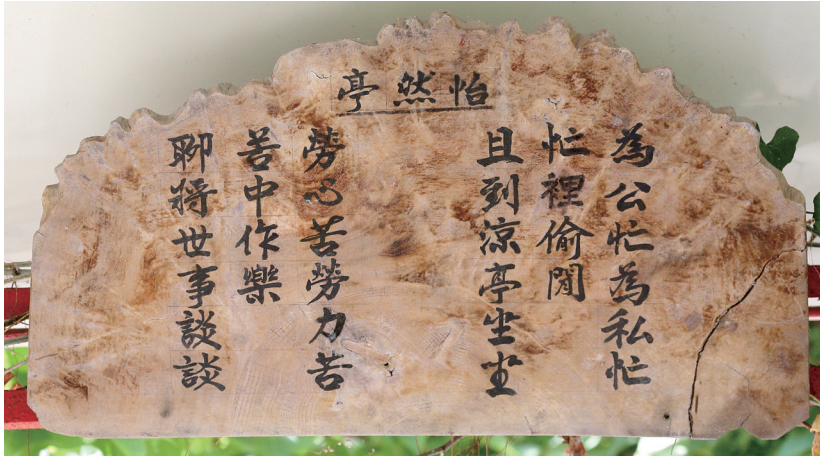
雖然只有公學校畢業的學歷，但是在兒女的心裡，父親的眼界比什麼都高，他常告誡兒女「做人寧可無能、不要無德」，「道德」在父親的眼裡比什麼都重要，因此子女也都深受父親的影響，一生都按規矩來。

1985年退休後，曾祥華除了和另一半幫忙帶孫子外，每一年都會安排兩次的出國旅遊，而且他不只去玩，每次旅行結束後，他還寫成遊記投稿在報章雜誌上，甚至自行結集成冊。

「五大洲，他都去過了。」曾紹文隨手在父親的書房裡就抽出父親的旅遊札記，牆上還貼滿旅遊的照片，有一年曾紹文還請女兒協助，為阿公的遊記畫上封面、裝釘成冊，封面即以五大洲為圖，同時打上作者的姓名、標上「和豐出版社」。所謂「和豐」即是他們所住的和豐巷，代表札記「完全是曾家出版的」。

「我們大家都是我父親的讀者。」曾麗芸還記得，父親生前只要每寫完一篇文章，就會影印給孩子及孫子們，除了希望大家閱讀外，他還提醒著孩子們「二十年後，再拿出來看看」。

對於歲月，曾祥華很了解，很多對人生的啟迪，都需要時間的沉澱，二十年或許就是一個好的階段，也因為他對孩子及孫子們的影響深遠，曾麗芸就說，迄今仍只覺得父親只是出國玩，並未曾離開過他們。



怡然亭上的匾額，上有曾祥華的題字。（許清河／攝影）

在曾家的宅子後方有一大片農園，曾家人各自在這裡找到一方天地，哥哥曾紹文在此種花蒔草，妹妹曾麗芸則在此地種菜、種番茄，以一種與土地相連的方式，與父親連結。

園子裡的一座名為「怡然亭」的涼亭上，還有父親的題字：「為公忙為私忙，忙裡偷閒，且到涼亭坐坐；勞心苦勞力苦，苦中作樂，聊將世事談談」，或許這正是曾祥華淡泊一生的心志。